



豫變紀畧卷八

順治二年

順治二年春正月乙酉朔大風霾日食



丙申興平伯高傑巡撫越其杰狗睢州許定國降夜  
 定國襲殺傑而走興平諸將屠睢州傑率親兵  
 千餘人與巡撫越其杰狗睢州所部諸將如前三  
 營胡茂貞李本深李成棟等兵最强皆以分鎮莫  
 得從唯歸鎮後協副將沈某從至睢州許定國來  
 迎下馬伏於道側傑亦下馬執其手遂與之盟約

為兄弟定國請傑入城傑許之左右不可傑杖妄  
言者遂與其杰等諸文武賓從俱入從者可七八  
百人餘皆屯於城東傑既入定國饗傑極恭以一  
美人侍傑而傑下令定國鎮壽春軍皆散歸農定  
國大恐乃與其黨謀作亂令州人饗客兵於家皆  
飲以酒極驩務令沉醉卧乃盜其甲馬弓刀伏卒  
從內起皆即卧間殺之脫者什不一二也傑方寢  
定國伏卒數十人佯叩門告變曰許定國反矣傑

應曰諾遂啟門抽刀躍出中一劍猶斬數人力竭  
被執卒皆奔卧內取金寶傑復踰墻手繫不可解  
潛匿民舍中卒大搜復得之遺兵猶戰於巷奪門  
出外兵聞變亦殺入混戰巷中溺死城濠中者甚  
衆定國執傑出南門傑罵定國怒殺之率衆走郭  
家寨縉彦奔張家砦越其杰僅以身免還歸德興  
平大將李本深王之綱繼至不知定國去向乃屠  
睢州所過無唯類村落為墟是役也人皆謂許定

國必為變而傑獨信之不疑者非闇也蓋以中原  
羣盜竊久矣人自疑畏非大張威信不可定誠能  
於數反覆荼毒百姓如許定國者猶一旦推心置  
腹撫而用之無所問則睢陽以西土皆豪傑可以  
不控弦不抽刃望風款附如流水經畧中原反掌  
間事耳其與張縉彥屏人語顧不為是耶乃傑甫  
入城而遽令散衆歸農則其謀左甚夫將猶魚也  
士卒猶水也魚失水則死螻蟻得而食之將失士

卒斃斃一夫其與卒伍何異一力士可得而致其  
死命矣故定國告傑曰衆散安所用我而傑則曰  
吾有兵與汝夫散其兵而更予以兵是誠何心人  
雖至愚亦不敢信雖傑果推誠以待定國定國亦  
疑懼而必叛剪其羽翼而噢嘔之不可以為息也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定國自以為萬無全理反亦  
死不及亦死故不得已而出於萬死一生以併一  
旦之命駢首而死亦所甘心豈誠知傑死而遂無

餘事也哉然則定國之為變乃傑自啟其戎心而  
趣之變也且定國固有所悔而動也傳曰魚不可  
離於淵獸不可離於林為將者顧可以離其軍乎  
况傑非南都之肺腑屏藩也馬阮低眉黃劉側目  
其所以猶能浮沉諸將間者徒以擁軍耳苟有能  
破其軍而傳其首者殺藩鎮為藩鎮如唐河朔故  
事亦南都將相之所引領而願聞者也傑即矩步  
繩趨猶懼不免而乃棄厥爪牙委身几姐是猶引  
人刀匕而自剗其腹背也暴羅禍損殞不亦宜乎  
且當是時使一大將屯於外而單騎入城拊循百  
姓條陳利害動合機宜定國雖疑懼不過夜開睢  
陽門率輕騎走耳敢為變耶傑不知此恃衆而驕  
坦然卧於網羅飲醇酒戲婦人而無不虞之備遠  
不鑒於李克用之阢汴州近不戒於察罕帖木兒  
之死山左為將不知書雖勇匹夫耳袁園之禍傑  
實自取於定國乎何尤其是役也睢陳道中軍李世

培率卒奪南門出走不數里見衆擁二婦行橐裝甚富怪而問之曰張司馬家屬也李竊自喜以為奇貨焉興平在則執而報功興平不在則附司馬亦為功乃佯謹衛之以行至其妯氏王家砦王以司馬故亦事之甚謹然不知張家砦與司馬有宗誼睢之變司馬已夜走張家砦矣張所謂張長腿者也既而李有所養沈夜提刀踰垣冒李名而亂司馬婦婦無可奈何陰遣其僕潛歸張家砦告司馬以故而王與李不知也司馬既聞其家為李虜於王家砦則大怒使張以書約王為好會謀保聚當其時張衆而王弱嘗相爭見書患之不敢往李慙之使往而深相結王既至乃執之而反攻王家砦屠之虜其家李率數十騎走鹿邑鹿邑令閉李室中不使出蓋司馬度李必走鹿邑先檄鹿邑令就執之也李既被執其卒奔歸德告變於總兵王之總檄至李乃得釋王砦在虎頭崗

興平大將李本深王之綱圍許定國於考城縣三日不克而還。興平諸將欲為傑復讐雖屠睢州而不知定國所在稍引去李本深未行一日謀得西北有騎往來乃與王之綱引軍出至桃園集遇定國定國棄其衆而走兩軍旗相錯出定國之衆殲焉主李縱騎追之不及者僅十餘步短兵不能接連發數矢綴甲上定國不顧幾墜馬復逸至濠定國棄馬從濠中遁入城王李不敢追後軍繼至圍而攻之三日城幾破天忽大雨定國恐城中人叛已皆殺之而專以已卒守焉會揚州羽檄至謂靖南兵犯界矣諸將室帑在維揚慮不能支則大恐乃解而東王之綱駐歸德定國既出遂渡河持高傑首詣豫王軍前降。

四月乙卯

王師徇河南王之綱大掠而東。

王師至歸德府明日乃下御史凌駟死之殺監軍僉

事署縣事吳汝琦提學副使蔡鳳  
初摩天砦李際遇遺歸德總兵王之綱書曰大兵  
至矣宜趨降不能則走戰不得生也之綱恐遂率  
衆大掠而東明日豫王至屯營於歸德城東北遣  
兵部尚書李化熙諭降不聽是時東西用兵道路  
無人莫得聲息

王師至人猶疑定國之詐也故不聽而設戰守具且  
欲夜襲其軍營將遼東人姚猴兒等率壯士縋城  
下執銳兵伏其營側候城上燈三至旗杆首則斫  
營入諸軍繼進內外夾攻可一鼓而殲之夜將半  
城上燈至旗杆首者一猴兒潛入營欲立首功見  
橐駝羸馬甚衆皆縱不收部伍若無人者乃大驚  
即率諸壯士歸急告衆曰真大兵也不可戰黎明  
守將張膽團練將軍黃承國等詣軍前降王詰責  
膽等觀望拒命狀膽等恐以文官牽制不得即降  
為對豫王乃受降予以衣帽膽等遂薙髮著衣帽

索牛當作牽牛  
對百作對  
丙辰二月王錫生記



而入趣諸文武官出城降巡按御史凌駟提學副  
使蔡鳳監軍僉事署縣事吳汝琦皆出城駟見豫  
王拜曰謝貴國如禮葬我先皇帝王為之改容顧  
左右予衣帽駟厲聲曰王當教天下以忠奈何欲  
使駟為降御史哉不拜王愕然使兵卒衛之高責  
鳳汝琦觀望拒命狀鳳瞠不語汝琦乞哀不容口  
王并執之以示駟汝琦肉袒反縛垢面而泣勸駟  
降曰天命有歸矣公無自苦駟笑曰爾自視是何  
態顧猶勸我不聽豫王乃殺鳳及汝琦以狗而遣  
駟歸署是夜駟草疏繳勅旨言身不能扞蔽江淮  
辱使命徒一死塞責無益家國事臣負罪於九原  
遣吏吳國興潛渡江上之而與豫王書畧曰駟銜  
使命不克有濟天乎人乎分唯一死昨不急裁決  
者尚有意於封疆人民也今已矣駟復何待伏承  
隆禮義不私交所賜裘帛并繳遂自經其從子諸  
生凌潤生亦自縊死明日豫王得書義之予以棺

具師遂入城

土寨諸渠唯張楊尤殘暴非人理楊裕州人世為鐵工猙獰有膂力鼻孔生白毛長二寸許喜啖人肉謂婦人之足最美嘗於地窖中或竹籠豢美婦女而不時烹食之名曰美羊其徒甚衆附於流賊羅汝才盤據葉裕舞陽之間土人苦之乙酉後投誠以副將家居猶恃衆橫行每宴客留宿一客房婦女數人侍起居門外以甲士衛之俾衆客夜不得合語一日楊召客裕州王叅將之親某與焉怪之夜中密叩婢婢曰妾某紳士之女也客得其狀歸以語叅將叅將遂與諸紳士謀告巡方者楊嘗掠一孩童嬖而愛之養以為子至是亦揭楊陰事巡方密奏誘而擒之繫於獄三日併其子及惡黨數十人斬於市裕州乃平

睢州鄉宦原任兵科給事中張唯一奔金陵泗州總兵李翔雲殺之於磚橋時謂劫殺之非也特誤

崇正改作崇禎

殺耳誤以為張兵部縉彥也兵不辨部科兩字而誤也天蓋假手於兵也崇正間縉紳家行事多不法睢州張褚二家其尤也如褚氏火焚朱家莊一案既為高御史所糾致之辟矣而當時東西勒兵舉火焚殺者張兵科唯一也兩家共焚褚論斬而張網何居乎此十三年朝廷之刑章也人既疑天道難知矣迨至十五年流賊破睢州張復渡河北無恙人益謂天不可問其祥與殃偶然也張則優

游河朔二三年乙酉大兵入豫張乃東走由泗州將赴金陵總兵李翔雲以為張朝官也特遣一將領百餘騎擁衛至磚橋而返張欲其送至南京假以為聲勢兵不從張有愠色其僕揚言嚇之曰若輩以我主為誰也睢州張兵科壓倒天下總兵官門下走狗耳敢不送明日到南京上一本便砍爾頭諸兵大駭又不知科部有別遂誤以為兵部張縉彥縉彥嘗至徐州勸興平伯高傑收許定國是

年正月傑狗睢州夜定國叛殺傑而走興平諸將  
恨張許入骨李固興平後勁也諸校求張許不可  
得而忽聞睢州張兵部五字不及報李鎮恐一刻  
緩失機會張逸去大讐即不得報復遂羣起抽刀  
而相向張聞變急出車欲啟口而頭已落并血驚  
矣諸僕從無一得脫者嗚乎天道與王章與豈假  
手而行顯誅與殺者誤殺死者誤死而李總兵乃  
以噪聞矣可笑也

僂多改作戮

是時流賊張獻忠尤殘暴所經城邑縱兵屠僂字  
遺無存至於晴晝雷鳴而不改遂據成都僭號自  
稱老萬歲建東西二府以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居  
之後聞李自成自燕敗還遂陰勒兵欲襲秦中然  
道險人烟斷絕不知中國消息也乙酉 肅王入

西字與肅字連不空

革改作非革

克待考

蜀邊書如雨獻賊猶不信以為守關諸將給已立  
斬其告急者數革而親治兵於西克之鳳凰山大  
兵因其無備踰險兼程而進銜枚襲之是日適大

斯園說林丙戌年  
張獻忠自言是歲有大不利欲獨入武山修行俾劫運過云

霧大兵驟至從霧中直突其營營遂潰獻賊不覺方視馬流矢著其胸始愕然取箭視之大驚曰是也急跨馬走不及被擒肅王數其罪惡立誅之其眾皆降唯孫李之徒走雲南獻賊狀貌魁梧面長一尺許每以豪傑自負及入蜀忽謂今入厄運三年中莫可支吾獨有遯世埋名入深山苦修數載可免耳過此仍橫行天下欲入武當為道士不果其瘞屍處生惡木多刺著人即潰為瘡痂樹叢中

時有黑虎噬人天陰黑人即不敢行噫死後猶為毒害若此哉獻賊死時年四十一

閩賊既敗歸西安乃嚴守潼關歲且暮英王率大帥自北來賊急分潼關兵往禦之乃英王猶未至而豫王已攻破潼關矣賊大懼遂棄西安由藍田入楚據荆襄乙酉春英王兵追至楚自成督其軍四千餘騎南走士卒無敢反顧者獨身率二十騎斷後至羅公山山巔有元帝祠自成令騎待山下

據文秉烈皇小識作九宮隘又何騰蛟逆國伏誅中亦作九宮山則此作羅公山於誤

獨步上山詣神似有所禱伏而久不起時有難民  
樵於山羣觀之見其布衣內有非常紅紫服疑為  
劫盜共以鉏耜捶其首斃之檢其衣忽見璽綬則  
大驚從山後荆棘險阻中逃去山下二十騎待久  
不下怪之乃登山寂無一人唯自成橫屍祠下血  
肉淋漓矣或曰英王兵追至楚賊衆遂散自成僅  
隨數十騎迷失道陷稻塘泥淖中不能出鄉民攢  
矛刺殺之或又曰閩賊衆既散不成部伍自詣村

落求食猶稱天子出受命玉璽示人鄉民大譁曰  
閩賊也爭前搏殺之於田舍中死時年四十

閩獻二賊年畧相等其剽悍猾賊亦不相上下即  
其傾覆海宇毒<sub>字連</sub> 虐蒼黎貫天達地之惡為萬世

慘<sub>當作戮</sub>

乙卯六月廿日灯下

王錫生校

之以狡譎刻鵠之才是豈能甘心食貧者雖平時  
不能以自安况值凶歲而又疾之已甚乎故其狡  
焉而為戎首也甚易而欲剪焉以撲滅之也甚難

唯是商雉房竹之際二逆岌岌乎幕燕釜魚之勢  
矣於是為之觸藩搏翼而助其虐者有羅賊養癰  
豢虎以自雄者又有左帥則二逆之散而忽整弱  
而忽強垂燼而忽燎原者豈可盡誣之曰天道哉  
夫羅汝才有賊不殺賊之語癡賊也鈍賊也其籠  
於闖獻不足怪左帥則仗鉞元戎掛印平賊者也  
乃蹙獻於蜀而呼之不動撲闖於豫則殺而復留  
直至癰潰而崩虎虓而噬則束手無策倉皇遁避  
如黔鼠之畏鉞猫噫狼狽於寇盜而跋扈於主人  
南之不寧匪寧南所致而誰致哉其後稱兵犯順  
暴死軍中學溫敦而未成保首領於牀第亦不可  
謂不幸矣然則社之屋由於闖獻而闖獻之勢固  
左帥所豢養而成者也援鐵案而定爰書左帥之  
罪可勝誅哉

王師東徇 豫王以總兵孔希貴鎮歸德自將大軍  
而東徇王之綱劉良佐劉澤清皆來降隨克揚州

渡江王之綱之東走也將至天長縣史可法遣騎  
持王命以擅離汛地取其首之綱大恐遁還遇大  
兵遂降留鎮徐州劉良佐來降遂與許定國為前  
導克揚州諭金陵下蕪湖定國功為多豫王遣降  
帥王之綱及盱眙知縣傅觀光持書詣揚州諭史  
可法降可法不聽立城上數之綱身為大將佩盪  
寇將軍印國家有事不能効死守封疆乃為人致  
書詞旨嚴正風節凜然左右皆感動之綱拜城下  
汗流被面唯唯慚謝而已其答書畧言將相大臣  
義當與國共存亡不以禍福成敗貳其心其濟不  
濟則命也必不肯為二姓臣豫王得其書乃進兵  
劉澤清在淮安聞大兵至懼而東入海豫王使使  
招之遂來降

初史可法之視師維揚也以首輔督四鎮步騎三  
十餘萬經畧中原其行未必遽無功然為人廉謹  
無大畧特治世之良臣遇變則信國壘山倚耳其



督工匠者作  
督工將

洪武元年正月

鉞當作鉞

於駕馭籠絡應機濟變非其所長嘗慮兵吏擾民  
數微行或為人掠而役之卒不改劉澤清開府淮  
安起新第土木繁興百姓苦之可法微服至淮上  
為督工將所拘扛一巨木於衢遇澤清適出閱工  
可法乃棄木於地而攀其車大呼曰學生劬勞三  
日矣澤清大驚下車奉可法如館立斬督工匠以  
徇故諸將憚其嚴而阮大鉞又陰嗾之使頡頏不  
用命急私怨而忘國恤名雖藩屏實則自樹及興

平殞於河南之睢州靖南屯於蕪湖

王師東徇二劉解甲可法特提空名以建節於維揚  
耳故大兵之將至也輿平之邢夫人大恐問計於  
可法可法亦慮諸將之難制也乃佯遣之東屯通  
泰磨厲以須而自守維揚共相犄角以為長蛇之  
勢及

王師至據前行及字連字圍之三匝攻三日克之時四月二十四日也  
可法乘一白驃率數十騎潰圍出追者及之執以

園改作圍

王師至據前行及字連字

於駕馭籠絡應機濟變非其所長嘗慮兵吏擾民  
數微行或為人掠而役之卒不改劉澤清開府淮  
安起新第土木繁興百姓苦之可法微服至淮上  
為督工將所拘扛一巨木於衢遇澤清適出閱工  
可法乃棄木於地而攀其車大呼曰學生効勞三  
日矣澤清大驚下車奉可法如館立斬督工匠以  
徇故諸將憚其嚴而阮大鍼又陰嗾之使頡頏不  
用命急私怨而忘國恤名雖藩屏實則自樹及興

鍼當作鍼

督工將

洪武元年正月

督工匠者作

平殞於河南之睢州靖南屯於蕪湖

王師東徇二劉解甲可法特提空名以建節於維揚  
耳故大兵之將至也輿平之邢夫人大恐問計於  
可法可法亦慮諸將之難制也乃佯遣之東屯通  
泰磨厲以須而自守維揚共相犄角以為長蛇之  
勢及

王師至圍之三匝攻三日克之時四月二十四日也  
可法乘一白驃率數十騎潰圍出追者及之執以

園

改作園字

園字多作園

還不屈而死豫王義之令殮其屍葬於城之東北隅梅花嶺下土人春秋祀之可法祥符人戊辰進士死時有乞骸骨葬鐘山書至今聞者悲焉

秦州去維揚百二十里維揚被圍時興平部將胡茂貞賀允昌李本深李成棟等軍猶數萬未嘗西向發一矢維揚破皆來降五月朔壬午我師遂渡江自是而豫州始脫兵燹之禍矣是歲豫州大有麥禾

兵火之餘人不暇耕但鹵莽播種而已夏秋間中原千里禾稼如雲既刈復秀一本凡數莖其顆粒與初熟者無異直獲至十月間乃已

某函辰家刈禾除  
高梁三種外其  
俱刈其本既云復秀  
豈是理故神  
史說以作女之借尾  
耳  
丙辰六月八日  
王錫生力疾記

豫變紀畧卷八終

炎寧年

序

程正揆

癸未余在京師縉紳先生爭談有米脂令者掘闖賊  
祖父之墓聚其骨而灰之時心竒其事不知為何許  
人也甲午有晉闡之役見太原守邊長白先生所刻  
餘生錄蓋即令米脂者也其說曰賊祖海父守忠葬  
於本縣之三峯砦山勢環抱林木鬱蔥若佳城者訊  
之故老云穴中舊有黑碗一枚塚窮碗見骨黑如墨  
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又下一塚生榆一株粗如臂籠

陰不可犯衆斧之榆斷墓開骨節綠如銅青亦生黃  
毛數寸又有白蛇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盤旋若不  
勝狀其蛇與碗俱存噫先生之智竒之功大矣夫賊  
以亡命之罪至通天糜我疆土逼我君后竭四方之  
師武臣力不能一矢相遺海水羣飛白日晝晦從風  
流毒有不忍言先生獨能出竒計殲產逆之鬼制死  
賊之命壬癸天下惟長白一人而已甲申五月初一  
日于滄西予舉義發喪獲偽印十八顆斬賊臣頭設

祭先君后之靈誓不與賊俱生終以未食闖肉為憾  
向使即不生於楚而生於米脂不為官而為米脂之  
民荷鋤瞻君馬首鞭海之屍而飲守忠之頭不猶愈  
於為人臣而罔知報讐雪耻者乎向使長白重身家  
計利害或知而不為為之未必有濟將若之何雖然  
皆天也非人也闖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天下不平  
長白不令米脂闖脉不絕鬼神不助長白國仇不復

我字下接朝字勿用

洩先明十四帝之憤開我

陰不可犯衆斧之榆斷墓開骨節綠如銅青亦生黃  
毛數寸又有白蛇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盤旋若不  
勝狀其蛇與碗俱存噫先生之智竒之功大矣夫賊  
以亡命之罪至通天糜我疆土逼我君后竭四方之  
師武臣力不能一矢相遺海水羣飛白日晝晦從風  
流毒有不忍言先生獨能出竒計殲產逆之鬼制死  
賊之命壬癸天下惟長白一人而已甲申五月初一  
日于滄西予舉義發喪獲偽印十八顆斬賊臣頭設  
祭先君后之靈誓不與賊俱生終以未食闔肉為憾  
向使即不生於楚而生於米脂不為官而為米脂之  
民荷鋤瞻君馬首鞭海之屍而飲守忠之頭不猶愈  
於為人臣而罔知報讐雪耻者乎向使長白重身家  
計利害或知而不為為之未必有濟將若之何雖然  
皆天也非人也闔不生天下不亂闔不死天下不平  
長白不令米脂闔脉不絕鬼神不助長白國仇不復  
然則洩先明十四帝之憤闔我

朝億萬年之運者亦惟長白一人而已天下之知長白  
功者或寡矣于是序其事以告為曲突徙薪之謀者

謀者

二字下與系連

程字程正揆序

塘報稿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為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  
制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成去訖  
至初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  
喚進後堂詢問稱言伊係闖賊里人曾為賊祖葬墳  
因識其墓所賊祖李海父李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  
甲人闖賊名李自成幼曾為僧俗名黃耒僧為姬氏  
牧羊奴自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

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  
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  
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日葬時開土是三空穴內有  
黑碗一箇因填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  
墓內今但伐一黑碗者即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  
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名鄉夫六十名即  
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峯子  
住宿是為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餘山路陡滑馬  
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鳥道崎嶇久絕  
人踪旋開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窰舍十餘處墻  
垣尚存即闖賊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  
環抱氣概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  
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然皆  
無黑碗踪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舊窰中向火至  
天明再掘數塚而黑碗見即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  
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



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  
斷其墓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  
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卧隨取裝入黑光正  
順帶中伐其骨骸凡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  
六寸許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擷聚火燒  
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伐斷其山脉賊墓已破  
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  
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

陝西總督軍門汪喬年手札

讀來諭定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體訪的確莫使波  
及無辜庶天理順而大功亦易成也他日滅賊當以  
門下之功為首此復

汪制臺再札

接來札知闖墓已伐可以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首  
叙以酬草復

虎口餘生記

余自壬午春伐賊募米人洵洵謂必招禍不測余諭  
之曰如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疑信  
不一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為賊之姻黨聞  
賊行牌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群  
謀俟賊到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呶呶  
有據余欲申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  
親恐其輿援中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  
門墻蚤為先容竟致沉閣值新按臺至為余同鄉金  
公逆黨陰不自安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  
列余薦剡按臺又欲會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  
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捏  
造單款極力傾陷然終以司冊無過未能大害止蒙  
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痛余之去而余舉家  
慰快謂得脫苦海且遠仇讐也撫按皆諭留候題照  
舊管事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為行李時長兄  
順為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為歲之七月初旬至十

鄰 鮑刊本作 敬馬  
乙卯五月八日錫記

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放聞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  
獻晉中震鄰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撫指逾歲賊鋒已  
逼晉而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  
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為余憂勸遁跡以避  
余憮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即妻孥可捐孀母  
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况同堂手  
足一公族眾寧忍全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  
為朝廷滅賊計今日為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為

遂違眾意三月廿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  
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  
月廿八日聞人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  
親契諸生謝銘石等密謀欲興義師盪賊以雪國忿  
擬次月朔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  
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  
有變立街頭待之頃有衛役二人傳偽令曹懷玉票執  
余余挺身往見即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你

契  
似多作  
契

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為之供應。偽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傍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堂弟廩生大顛。大任大暉。侄銘瑄。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謨。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謨。寄倉閭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即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東兵且至。兄放心行。毋為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為備一蹇。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為嘔唏。余忻然就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賊衆悉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喧傳萬歲。駕將至。賊黨衣紅者滿街。謂老府兵見余。咸擲榆曰。是伐墓人耶。帶余

單

當作

輩  
下仿此

見偽帥為文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伐  
墳始末入後堂稟偽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旗牌至  
其家宿至次日初五日甫出即有賊來傳馬老爺上  
南門發兵候駕至便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  
頭則云老爺上西門矣復至西城上吳姓者先到指  
余曰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  
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  
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屈  
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  
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  
候一二時偽帥不返倏傳曰萬歲至矣不進城在關  
帝廟吃中伙即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  
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駟人俱亡矣余  
自分見闖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與  
家人我死於國難無恨也須臾聞掌號賊眾起身去  
偽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

閔值闖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閔下百姓以塞井故  
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  
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夜逃偕縣役王姓  
遁去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閔見闖賊下  
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粉齏  
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東兵追至核桃園  
已底閔下調後營人馬回防閔二賊復押余回住平  
定東閔外候示下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

底

當作抵  
與刊奉  
同

貨重先行此時間賊已先上太原吳賊同一賊僮押  
余馬步共八九十夜行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  
覓水炊飯食訖喂馬未飽余伺而卧吳賊出少時其  
賊僮來催余曰起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  
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室仰卧  
酣睡其僮亦上樓卧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卧余  
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卧弗覺余遂出門北  
行迎一賊衣黃者問余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

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即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墻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出北走遇二鄉民持挺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僮父各執鎗棒問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之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于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慮為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窖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光螢焰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問為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為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衆各贈余錢數

猿

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饑則丐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乞丐形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蕢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猴所經林木翳天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及陸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滹沱念余西過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逾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

贈鮑刊本作借是  
乙卯五月九日錫校

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壘在其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對悽其留余宿更余丐服黎明聞炮聲震天乃土賊為亂闔鄉戒嚴傍午始息贈余一蹇僕送至王家庄胡宅為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公舊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悲喜交集相持唏噓入見二妹不勝痛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耑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眾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真再生相見猶疑



夢寐也是為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曾祈闕聖籤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真定為五月五日闖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中聞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第見佛聖現化即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日金光燭燦內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清如鏡

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難順治元年仲秋暨望再來人邊大綬識於長安僧舍

既揚知不足齋  
本一作  
乙卯七月初三日錫校

世徒見虎口餘生戲曲而不識為誰作也即有知為曹織造寅所作而未知其有粉本也本不出於他即出長白先生之手志真記實故可傳耳往者任邱同年進士邊果投余此卷恐其久而廟食也因附于此果即大任之曾孫大任與長白從兄弟見本文青原山人又志

良本文青風子八尺

因前之出未...

...

...

...

...

...

...

燕都志變崇禎十六年癸未仲冬起  
順治元年甲申孟秋月止聾道人述

苞鞏神州百二關陸沉驚睹霎時間彎弓介馬來何

驟鑄鼎成龍去莫攀車乘旁招常惻惻鬢毛初刈尚

斑斑夢魂猶識東臯里夜半飛過蠡澤灣

此余出都門時作也余以湖海浮踪適偶乾坤大

變自擊心愴所不敢徑施者予奪之文有不容終

沒者是非之實因為備述以貽後來非獨表予之

艱貞蒙難已也

傳當作傳

乙卯七月三日錫校

陷當作陷

乙卯七月三日錫校

癸未秋予斃然草土時左帥叛兵甫戢江路稍通涂  
掌道先生以記室來召不可辭挾荆緱北上十月晦  
渡淮已聞潼關失守督師孫傳庭全軍覆沒闖賊乘  
勢入陷西安仲冬廿一日抵京當事諸大臣舒徐自  
若也廿八日見晉撫蔡雲怡所投揭并手書始知賊  
兵大猖獗河上我逍遙作好之衆莫能禦竟於臘月  
中旬蹶冰而濟大河南北盡蹂躪無遺矣

新推豫撫任濬觀望不前舊撫秦所式以鐫級不候

代徑繳勅印去巡按御史蘇京按河北為賊縛去蒲

汾澤潞一帶賊牌所到望風迎降新督余應桂領兵

南去以避賊鋒總鎮高傑兵叛而南沿途肆掠慘甚

於賊賊圍攻太原一月餘巡撫蔡懋德嬰城固守民

無叛者以外援不至於今年甲申二月初二日力竭

城陷賊怒磔其屍一時官僚遇害甚衆

塘報達京輔臣李建泰自請督師辦賊帝御午門授

鉞行推轂禮手賜酒三卮且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

圖

當作圖

陷改陷

午門搗豫變紀畧  
及明史均作正陽門  
應改作正陽門

邊改自

乙卯七月錫

建泰頃首受命是日輔臣陳演蔣德燦准致政連日羽書旁午聲言賊兵四十萬刻日來京帝召集諸大臣問計大司馬張縉彥議調邊兵入援司農以兵餉莫措為憂於是遣內臣傳諭諸勲戚出資助餉大臣承旨亦各率屬捐助有差五日間凡三召對督輔李建泰自保定馳奏請乘輿南遷總憲李邦華少詹項煜等請奉太子南行帝皆不許志曰國事豈遂至此因泣下諸臣亦泣掌道先生歸寓語予故時以科員光時亨持議參駁遂無敢復請者然是時吾鄉戒裝出都者軫相接予以先生朝夕方飲水僅十歲幼子依膝下舍此非義躊躇不果行

圍改圍  
乙卯林月錫

二月廿五日賊圍真定廿七日知府邱茂華以城降亂兵戕殺保督徐標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初二日賊破宣府督輔李建泰駐師保定賊兵至遂降報至京令勲衛科道等官及內臣分守九門初四日召對百官遣襄城伯李國楨操練京營兵守城加總兵左

良王黃得功唐通吳三桂俱伯爵劉澤清鄭芝龍並  
都督世襲唐通自薊鎮調至上命通點京營兵三萬  
出城迎敵賊未至通先使人以書約降

三月十四日起復內臣曹化淳等出鎮十五日報居  
庸關破十六日因李襄城言守城軍羸弱不用命即  
日令內侍皆上城是日昌平破巡撫何謙隻身脫走  
予夜語先生瓦解勢成京城必不守先生猶未信次  
早趨予往前門劉完白緞店揭貸三百金以為儲糧  
助餉之備是日賊兵已至城下焚掠城上亦亟施放  
火炮震聲不絕比予從前門返則市中男女往來走  
如鶩競傳賊軍師宋孩兒尅定十九日破城廿四日

登極及申刻并前門亦下鍵人不得入出矣十八日  
早於宅門揭一黃帖云西城御史熊世懿受我大順  
金牌若干面約兵到獻門云云從者欲聞之先生予  
謂此必奸細所為置之勿問可也予鄉劉光祿坐守  
東華門是夜五鼓返寓遣使密語先生皇上并中宮

太子三鼓以輕騎逸去先生晨起旁皇覓居於南昌  
內館旁側幽僻處置三如夫人及幼子謂予曰子可  
偕吾見往吾亦當去此應之曰予止此不害先生第  
自為計少頃多騎馳市衢自西而東塵起沙揚則賊  
兵已入矣終扁閉宅門聞長班傳呼賊兵入城諭城  
中官民無惶遽仍復官者官民者民無何市民導賊  
兵索馬馬廐悉空

隨報御史王章為賊所殺總憲李邦華副憲施邦曜  
戶書倪元璐掌科吳甘來翰林馬世奇等俱投繯自  
盡先生顧余曰如何余曰以義食祿者死固當先生  
曰死不惜此嗷嗷者安所置蓋指諸內人及子也且

謂熊吏部朱刑科俱無捐軀意余曰然則從衆耳然  
心怏怏泣下不可禁因轉身入內扣宅門者啣啣先  
生遂越短垣去祇留兩蒼頭與余俱薄暮則多騎入  
室矣兩蒼頭始亟檢笥中黃白移貯之入室者問余  
何許人是何官宅舍余具以實應戒余勿他往為首

軀  
當作  
軀

乙卯七月四日

錫校

者與余款語且故作好言奴輩私若財第為余言令  
還爾及旦而兩蒼頭所藏白鏹強半入其橐中余戒  
蒼頭勿復言亡何闖賊李自成以入大內未見帝踪  
跡令諸將南追先入室者竟去別易一人來益臬健  
姓孫裕州人偽權將軍劉宗敏之偏裨也兩蒼頭遂  
簡宅中所遺文移至他所至廿一日盡為小卒搜掘  
去城中家戶用黃紙書大順永昌牌位祀奉人以黃  
紙書順民二字插鬚鬢邊然後出市行

是日知帝與太監王承恩並縊於宮中煤山遺血詔  
云朕在位十七年上千天譴致逆賊直犯京師皆諸  
臣誤朕也任爾分裂朕屍只勿壞陵寢勿傷我百姓  
一人皇后屍亦在宮中昇出俱停於東華門側棚內  
羣臣無一往臨者行道之人莫不隕涕

賊出示限三日內文武大小官員俱自出投牒照舊  
擢用隱匿不出者罪廿三日文武約三四千人俱裹  
服持牒候見偽丞相牛金星匍伏中道牛相席地坐

逐名點閱人材豐偉及知名者選中七千餘人發吏  
政府錄用予鄉吏部熊文舉太僕李元鼎葉初春咸  
與焉不用者每名著二兵弓刀押出飛奔偽國公劉  
府營房內達旦囚服齊集唱名又分散戈李二將軍  
嚴行拷訊追贓充餉多者數萬少者數千掌道先生  
賴熊吏部推引得用然尚羈營房內兩晝夜余鄉如  
劉光祿李春坊朱刑科羅庶常俱以前剪髮忤賊意遂  
不免於三木囊頭笑大抵賊酷虐諸刑備具而夾棒  
最厲務以得資稱意而止一時夾死者若干人不死  
而完贓者若干人先生雖未受夾而獲用亦助餉三  
百金吾鄉水部李光倬當日夾死御史馮垣登部屬  
鄧逢吉張世溶等俱夾傷完贓後死劉光祿朱刑科  
羅庶常等皆備極痛楚贓完後釋放其與偽吏政府  
宋企郊禮政府鞏煇稍有因緣者雖受刑輸銀後亦  
漸次得用是時各官私宅皆賊兵盤踞踞先生宅者  
姓孫部領十五六人半為宣大諸處掠來其雄桀數



人或稱走山虎或稱走地龍皆有混號孫賊朝夕必  
要余共飲啖余仍坐臥一室亦莫有余侮者中店熊  
某為余言東城趙旗鼓門首日殺數十人或斫手或  
支解手足異處有尚動活者余寓宅在刑部街密邇  
偽都督劉所雖室中藏畫為攫去至淫奪斬殺之事  
則猶未見也是日周鍾王孫蕙等俱上表獻諛周表  
內一聯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王表內  
一聯燕北既歸已拱河山而受錄江南一下當羅子  
女以承恩俱大為牛相稱賞得授美官而楊枝起又  
獻下江南策有云伏念臣汝成衰殘無力願為放牧  
之牛摩頂何知甘效識途之馬人皆鄙之間出探視  
則本街少詹項煜通議宋學顯宅俱已扁鑰顏其門  
或曰大理或曰驗馬聞先生亦歸南昌館旁小寓余  
往候之甫行數百步則馳騎從後來卒不及避蹶地  
傷膝幾為馬踏死自是不敢出衢途一武矣廿四日  
賊押勳衛武職官二百餘員斬於平則門外余與諸

賊兵護星說數滑稽揣摩多中其竅彼此傳播頃刻求  
推者背相屬多寡不等咸有遺贈過午則取所得金  
錢令蒼頭市中沽酒而飲飲而醉醉而歌賊兵多不  
識字不審音余雖歌嘯亦不解為何義

廿六日偽禮政府出示勸賊登極偽國公劉廷獻率  
百官褻衣午門叩請不允廿七日賊押太子驀移帝  
后梓宮出城百官並不與聞廿九日賊聞平西伯吳  
三桂請大兵十萬入關復雙言因令三桂父吳襄作書  
招降不從遂禁襄及家口於獄

四月初一日各官復勸進未允偽禮政府已改定朝  
儀及官職名號士大夫尊卑相接相呼禮刊刻成書先  
是賊入秦晉孝廉子衿悉行考試授官旬日內都下  
諸生求試者比比初三日於順天府考試次日揭榜  
取中者送吏政府擢用予以星卜為偽都督劉物色  
悉予履歷從史予赴考欲以禮政府從事相處予謝  
以耳曠不能官兼母制未闋不敢且不忍既又令其

記室王某要予再四予固辭謝之劉某知予無仕意始不之強矣

初四日各官又勸進不允初六日陳演梁兆陽等又率百官具表勸進始有允意初十日牛相會同禮政府出示定於是月十七日登極各官先期習儀三日新鑄國寶文曰繼天立極天字上一層居中下一層並列繼立極三字連日李賊與諸將不出俱在大內盤庫將金銀器皿盡行銷燬千兩一錠裝入鞘中各賊將追完縉紳富室贓銀解進亦如是凡在京大小官員俱引領闖賊正位宥罪加息十一日驟聞邊報緊急吳平西領兵殺入山海關賊衆惶遽不知所為百官遂大失望前是偽都督劉以李賊不允登極東邊有警報召予筮之得坤之剝予曰坤地道臣道宜其不急為君也爰辭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恰當今日之事兵事宜不解其彖辭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果師出東邊宜慎之又謂予曰我主夜夢宮門懸一大

趙字主何祥咸謂有趙姓者起而爭衡是否予曰唯  
唯否否愚謂趙字從走從小月小月廿九小盡也意  
者戰我不勝以是日退走乎予蓋知賊之必敗而西  
而詭詞以動之也顧劉賊亦默會予意至十二日闖  
賊自成委以諸將推諉不前於是點兵十萬親往迎  
戰留牛偽相居守是夜將大臣陳演魏藻德邱瑜及  
勳戚朱純臣等六十餘員駢斬東華門外十三日闖  
賊領兵從齊化門出將太子及永定二王擁之馬前  
去百官拜送門外城中所留賊兵不過十之二三數  
日後有在城娶婦者有挾重貨而逃者即東去賊兵  
徃徃有脫回者十九日賊與三桂兵戰於永平之沙  
河驛大敗殺死無數廿日又敗賊傳令京城拆屋頃  
刻間彰義門內民房盡燬連日又敗數陣闖賊怒甚  
遂斬三桂父吳襄懸首示三桂大慟揮淚切齒誓必  
掃賊矣本街王指揮宅內有兵黃某自言河南宣陽  
儒家子失身賊中至是以中途受笞先還為予備卷

言官兵甚勁賊還必西走當先為脫禍計是時掌道先生以直指使巡南城已移家都察院距予不甚遠予徃語之先生不信城中聞傳平西領兵殺入城來擁太子即位人情洶涌如沸羹廿五日囑蒼頭守室暫徃東城偵之則見車馬驟馱捆載宮中錦帛紛紛從東華門出黃某來與予言賊首旦夕入城即西去予亟為先生言先生仍不信曰今晨諸同列候相公面詢以西去事相公大詫謂是語從何至上且歸登寶位諸君勿輕信訛言也至廿六日薄暮則敗兵皆歸矣寓予宅十六七騎止存其九猶有帶重創者

廿七日李賊亦入城是夜有數賊升都察院屋而呼先生室中人有投繯救而得甦者廿八日午予徃就先生市井語予賊兵搶刑部衙門內書吏妻女投井者亡算數督井為之滿院門皆內局不敢啟少頃門啟而入予就語先生先生謂明晨登極百官且入賀當得實及次早闖賊登極後即勅諸將士備行裝予

起視宅內諸賊兵已羣然束裝秣馬矣趣予從之走  
不則亟趨避他所屋且火仰矚屋梁則已將椅桌層  
架自下而上接椽以燥葦實之予亟走衙內涕泣道  
之先生謂予曰勿懼已約熊吏部討兵政府信票出  
城去當無我格者是夜止先生所五鼓賊發大隊出  
齊化門去宮中遣人縱火各賊兵住居火盡發猶留  
賊兵萬餘九門內外縱火烈燄衝天予劍佩詩囊從  
此悉付之灰燼中矣

陷  
言作陷

先是熊吏部典試陝西門下士多陷賊中至是挈吏  
部偕去及城門不得出復折而回先生以是不敢行  
又恐吳平西入城討偽無敢留傍晚火稍息偵者來  
言平西逐賊而南城門燬先生聽書辦某言可西避  
是夜熊吏部及直指使龔鼎孳二公俱集先生所各  
攜眷屬及本衙眷屬共百餘人衣服器血俱棄之祇  
帶軟細隨身男婦各持拄杖一根以五月朔日平明  
出都察院衙門市民遵平西令各頭裹白巾為帝掛

孝自貫城坊至得勝門各街巷口市民盡將木石壘  
塞兩長班前導而行或僅留穴隙終容一人或用大  
板石橫攔使行者從上越初吏部用一蹇駝載行囊  
至是亦舍去及出平則門時日已向已矣城中扶老  
挈幼西奔者絡繹不絕三先生皆短襖敝袴雜逐傳  
伍中予亦從執纓人乞得一敝衣被服而走諸內人  
亦各幅絹蒙首寬烏短衣狼狽疾趨獨龔直指夫人  
美而艷即舊院顧眉生也恒俛拾塵土自汙於是有  
掖而行者有倦而憇地者有顛躓不能行使人負而  
趨者半日危途艱辛萬狀行二十里許望見一梵刹  
薨宇嵯峨額曰摩訶菴諸女眷莫能前因止而求息  
焉主僧辭不便於菴旁覓得一空舍從僧假鍋市米  
支土坯作竈炊粥療饑夜則席地為榻房室堂廡無  
門壁予仰卧望簷上星辰炯炯不成寐  
次日傳土寇猖獗前道狼狽於豺虎停止不敢進向晚  
聞大兵已入京西出追捕逸賊諸先生慌甚黎明諸

內人避之危樓尋又徙園林僻莽處凡數晝夜不得  
晷刻停至初四日諸從者以久居近地不便謀取道  
西往會虛車數乘向西發寺僧謂三先生可命載也  
諸內人覓輿不得則各以柳筐坐其中使兩人舁之  
而予亦斂鼻息坐車上計出寺門時已向暝矣並以  
路徑崎嶇車危艱如舟涉歷狂濤間亟下上比更時  
約行十五里許星斗在天岡隴闐寂甫顧僕趣行則  
綠林一嘯阻道不得進予俛首睨視見四騎掩至匿  
影旁逸腰間尚為先生強纏五十金一錠已囊約有  
三十金斜走里許尤慮賊或踵而至奈何因以白鋸  
穴土中身倚林莽坐仰視星漢夜色已分亟趨孔道  
見三先生與諸內人僕從等咸席地號歎亡金且遭  
楚予竊訝獨有天幸呼一人偕往取所藏則惘然亡  
應者因獨還迷向暨曙發始知己岐馳數里問土人  
夜來數車俱被掠復東隨尋至前所已囊三十金未  
見為刈麥人掇去僅大錠穴中兀然佯為被盜傷足



者跛蹙携歸比入菴奉還先生先生喜過望予則腰纏悉化為烏有是日午節先生諸人向午俱未飯予亦心煩意亂吸井泉而已

平則門外迤西一帶游騎雜沓而土豪混列其中先生及諸內人俱坐後園大杏樹下井邊奴子借釜炊飯至碗箸不給或以手搏食予與諸人饑則持錢逐村店就食水飯亦鮮有飽者午後不知誰何導一騎入諸先生惶駭無措騎強牽一婢子令去婢子投井中騎尚盤桓審視先生跪而進之金始去先生至是始向予泣以幼子屬予予慰先生是時殞命無為也且往伺城中動定復來為若計遂入城至劉完白所

則

攝政王已大張榜示與諸朝紳蕩滌前穢亟反報先生會朱刑科亦走長班王某持札要先生還次日遂偕熊龔二公俱挈眷入城先生與吏部並舍南昌內館龔則他往矣

初八日

攝政王下薙髮之令三日內官民髮盡薙是時予惡以饗殮累廩人從劉完白於樂平會館旅食是日先生蒼頭某拉予南去予畏天暑匍匐謝不能渠遂扮乞丐子身往時仲夏早夜仍苦寒予身衣短袷衣囊盡亡去前未變時曾以衣衾數事寄族弟應曜兼委十數金為製葛服至是以被掠為辭絲縷不復還矣闖賊被吳平西追至定州殺死無算帶敗殘人馬望

西奔走辛酉還京朝紳並勸

攝政王正位

王辭曰國家自有家法非卿等所知自是無敢復言

者設施新政無非解網弛禁期與臣民更始故朝野一時懽然服從如大旱之得時雨也數日後吾鄉李太僕李春坊朱刑科熊吏部羅庶常及先生並予官如故但以中城處滿兵諸縉紳率徙家順城門外予驚魂亦稍定是月終旬長安市上仍復冠蓋如雲矣

勸字下按攝字

俱不必字格指字

初八日

攝政王下薙髮之令三日內官民髮盡薙是時予惡以饕餮累廩人從劉完白於樂平會館旅食是日先生蒼頭某拉予南去予畏天暑匍匐謝不能渠遂扮乞丐子身往時仲夏早夜仍苦寒予身衣短袷衣囊盡亡去前未變時曾以衣衾數事寄族弟應曜兼委十數金為製葛服至是以被掠為辭絲縷不復還矣闖賊被吳平西追至定州殺死無算帶敗殘人馬望

西奔走辛酉還京朝紳並勸

攝政王正位

王辭曰國家自有家法非卿等所知自是無敢復言者設施新政無非解網弛禁期與臣民更始故朝野一時懽然服從如大旱之得時雨也數日後吾鄉李太僕李春坊朱刑科熊吏部羅庶常及先生並予官如故但以中城處滿兵諸縉紳率徙家順城門外予驚魂亦稍定是月終旬長安市上仍復冠蓋如雲矣

銜  
字下  
新字不必

賢明側席車乘翹翹搜求遺逸振拔沉淪隨允提學  
御史曹溶之請羈旅寒微皆得邀恩食祿能吏部及  
先生推轂及予予謝不敏徒倚都下凡兩閱月同鄉  
劉玉為銜

新命牧武定七月既望遂從之而東先生餞予邸中  
驪歌一闋銷魂黯然而遂不復望長安焉是癸申仲  
秋朔南州龔道人述於無棣公廨

校勘柳下生豫變紀畧畢又得龔道人燕都志變一  
卷雖無涉於豫然事復比類且明末野史多矣顧  
不能哀諸緇帙以克說部之選可畧而弗取乎於  
是訂訛數字附刻於後道人為南州進賢徐應芬  
二其氏雜星卜中籤唇鼓舌作狡狴技倆以免狂  
寇之難抑亦有心人也與青原山人再志

先祖文泉公平生無一嗜獨於書嗜之若性命其收藏舊刊  
舊抄至十有七萬卷而又輯刊畿輔叢書至百數十種先  
祖半生心血盡於是矣範之生也為先祖所鍾愛故每於  
課餘即趨赴內書齋侍側嬉戲繞膝歡呼故先祖恒於校  
勘之餘即抽書為之講授大義惜齒稚無知不能盡解是書  
即當年曾經講授者也自先祖棄養內書齋改為居室遂

將齋中所藏書移置他所矣洎清光緒甲午中東事起  
懼藏書坐隳乃急為編輯括齋書目此書彼時即未之見意  
其亡失嗣庚子之變宅舍淪為客兵窟穴書籍板片以笨重  
故尚在宅中家父在省供差幼弟弱小孑然一身竭力設  
法保護尚未損失亦云幸矣民國三年春範忽患神經病起  
夏少愈敬將板片及藏書交代於舍弟而飭人晒之是書忽  
覓得快何如也乃急点校一周其未埒燕都誌變依荆駝遺  
史本詳加校勘後患舌蹇手滯遂輟是業乙卯夏病仍未瘳  
悶坐苦寂乃取虎口餘生錄依鮑氏刊本而雙言校之兩本互  
有是正然後嘆宋公垂校書如掃塵之說為不誣也乙卯五  
月十二日王錫生思範識

甲寅閏月廿日王錫生点校跋

錫生

錫生

程